



春风吹呀吹
任崇喜 摄

春风吹呀吹

任崇喜

一

春天里，谁的心事最能被窥见？

只有春风。春风吹呀吹。春天，平原的一切生灵，在忙着伸懒腰、拔身子，抖落一冬浑身落满的土。

春风像个顽皮的孩子，不停地奔跑，顺手把尘土和草棵搬上高处又搬向低处，顺手抚摸一把树的头顶。

春风像个疯狂的孩子，毫不遮拦自己的性情，不停地呼喊，让那些草儿们花儿们动一动身子，睁开惺忪的眼睛看一看，临近的光亮如白昼一般……

二

春风吹呀吹。

乍暖还寒，微风吹醒长久的冬眠。

风有点儿凉，怀里却抱着暖。那丝丝的暖，透着明确的信息：这是春风，这是地地道道的春风，这是让人心旌荡漾的春风，这是让人浮想联翩的春风……

在春风里穿行，你才能发现早春的细微：似绽未绽的梅，红艳的火棘与南天竹，新芽初探的木瓜海棠，阴影里如梅花朵般的榆钱……

早晨起来，我喜欢看风里的那些水汽，烟雾般氤氲着，在水泽草木间。

如烟似雾，如梦似诗，在天地间穿针引线。

三

春风吹呀吹。

裹挟着潮湿的味道，抚摸着流水，亲吻着泥土。

仿佛春风一起，那些花儿草儿的笑靥，一夜之间，就会在大地上燃烧起来，打破冬日的僵硬，摒弃世俗的繁文缛节，任着自己的性子，说开就开，见风就长，打开所有的心扉，诉说春天的秘密。

春风似剪刀，吹到哪里，哪里不生机无限？

春色，是被风刮来的。一场接一场连绵不绝的风，让垂柳渐渐对排出一颗颗心形的嫩芽，从鹅黄翠绿直至长发及腰，好像是在不经意间，才发现它的柔媚与婀娜。

一朵朵的桃花，一枝枝的杏花，已经接到春天的信息，依旧隐匿着，被禁锢在僵硬枝条里，考验着春风的忠诚度。等待贵如油的雨水润泽的花朵，洁白粉嫩，雨珠在花瓣上闪着亮光。

四

春风吹呀吹。

田坎边，沟沿处，河堤上，冬日枯黄的茅草中，一丛丛直立着的茅针，精神头十足。

翠绿笔直的茅针，蕴含着天地灵气的茅针，像一柄柄绿矛，锋锐闪亮，齐刷刷地戳向瓦蓝的天空，征求春天的答案。

桃花喜欢在旷野里，在风里独自缤纷，诉说着属于自己心事。

在残雪里的结香，早早地开启迎春旅程，金黄的花朵，花瓣微微卷着，如心有千千结，一腔柔情无处安放。这些筒状小花，集群抱团。它们知道，接下来的春天，花事一场接一场，只能在料峭的风里，做属于自己的梦。

春风吹呀吹。春天的花朵在哪里？急也没用，得耐着性子等待。

柔情蜜意的美妙时光，需要时间的长度来丈量。

五

春风吹呀吹。

春天是风驮过来的，也是鸟儿衔来的。

春天，说来就来，又来得如此缓慢。在时光的轮回里，季节的程序，固定而坚硬，没有什么能轻易改变。

颗颗虔诚的心，早已等待一个冬天。与暗夜和衣而眠的梦，早已种下约定的种子。

时间的驿道上，马蹄声踏踏，水花四溅。

从某一天起，早晨，鸟鸣清脆悦耳。那鸟鸣，粒粒声圆，湿润、透明。

在呢喃中，生出嫩黄的情结，温暖人们潮湿的心愿。

母亲的菜园

颜巧霞

冬像铁石心肠的武士，毫不留情挥舞着冷剑霜刀劈斩来，花朵们都凋落成泥，即便最不怕寒的菊也顶着一张失血的脸，瑟缩着。柳虽拼命擎着最后一丝绿，绿也老得不能看。植物们都被冬降服了吧？眼在瞧向人家菜园时，陡然一亮，绿汪汪一片，菜的绿，这么新鲜活泼生机勃勃。

怎能忘记这冬日的菜园？幼时家贫，到冬，梨、桃、山芋、大豆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有一个菜园，就不妨事。母亲从春天的时候，就精心侍弄这块菜地，十方左右，预料着冬日暖阳能漫染它，用芦苇秆做成栅栏，成园。鸡鸭鹅都不能入侵，菜可以安居。

冬日，北风呼啸寒冷来袭，又囊中羞涩不敢出门，菜园子便是街市。

吃什么？去菜园里拎两棵青菜。青菜在母亲的菜园里盘踞了有七平方那么大的地。母亲称它们“娃娃菜”，它们真像娇俏的娃娃，洁白如玉的茎，亭亭玉立，碧翠翠的叶，生动饱满。洗干净搁上两把红刺刺的辣椒，用自制的豆瓣酱红烧，我能呼呼啦啦吃下两大碗米饭。第二日又吃什么？再去菜园里拎几棵小青菜，菜帮子切成细丝用猪油爆炒，菜叶放清水里煮汤，倒也是有汤有菜。等我们闹馋得不行，母亲把熬了猪油的油渣倒锅里去再搁上青菜，熬上一锅油渣青菜汤，把那油渣青菜蘸了辣酱来吃，真是香辣可口得不得了。这娃娃菜多么繁茂，

每日吃也吃不完，它们还好脾性，独自是美味，跟肉类食材更是合得来。逢亲戚友人来，母亲待客热情，定要买肉。买来猪肉伴娃娃菜红烧或者称上一些牛肉配娃娃菜酱煮，扔进几个尖头小红椒，油光水滑，麻辣鲜香的一顿，客人们往往也大赞。

母亲的菜园里还有菠菜，菠菜通体碧绿，植在地下的根是红色的，经火炒、煮都不变色。根里透着甜，叶爽滑可口。母亲的素炒菠菜，鸡蛋炒菠菜都是我爱吃的菜。母亲去菜园里挖菠菜的时候，一定不再采青菜。母亲说吃了菠菜的嘴再吃青菜会很苦，谁硬是期盼左盘菠菜，右碟小青菜，那他只能品尝出一嘴的苦涩来！菜们原这样通透，无处不在地告诉人们该如何取舍。

还有一角，是葱、蒜、茼蒿，这一簇那一簇，挤挤挨挨地长在角落里，它们绿也是尽力地绿着，你以为它们再怎么努力，也只是菜园子这方舞台上的配角。填补一下园角的寂寞，偶尔夹汤夹水里丰富一下人们的味蕾？它们的人生就这样一锤定音了吧？忽一日，父亲的酒友来，母亲大把大把拔了它们来，洗净，噼里啪啦在砧板上切成段，装盘加白糖，捧出来一盘糖拌茼蒿，再拍上一盘蒜泥，父亲他们喝酒时必撇了其他，只爱吃这些了。

小小的菜园让窘困寒冷的日子变得活色生香。而我们谁也不能像母亲那样靠着勤劳，给自己种植一块“菜园”，用来抵挡人生中的“冬天”！

小河里的乡愁

葛鑫

1980年代初，母亲在位于鲁中山区的一个完小教书，我们跟随母亲住在学校里面。

完小的北墙上有一个洞，从洞里钻出去，再穿过一个遍布乱石的陡坡，有一条从东向西流的小河。小河曾是我们的乐园，我们追逐、嬉戏，玩水，滑冰，清澈的小河给我们带来了无限乐趣，特别是冬天，简直妙不可言。

小河水不深，非常清澈。冬天，河面会结起一层薄冰，岸边冰会厚一些。我时常带着小弟，钻过墙洞去河边玩冰。

我解下长长的围巾，拴在小弟腰上，让他蹲在冰上，我拉着他在冰面上“跑”。因为鞋底不防滑，我时常会滑倒。小弟这时就会随着我，翻倒在冰面上，因为穿着厚厚的棉袄、棉裤，摔不疼，反而惹得我俩哈哈大笑。我累得“呼哧呼哧”直喘粗气，汗都冒出来了，便喊小弟起来，解下围巾，学大孩子的样子，站在冰上打滑。一个小助跑后，一滑能滑出去很远，不小心使不住刹车，蹲几个屁股蹲儿，是常有的事，小弟天真的笑声，在深冬的小河上空很响亮。

河边玩耍的小孩不少，其中，有一个叫柱子的男孩，很调皮，看模样要大我们几岁，有8、9岁光景。他时常趁大家滑冰的时候，从岸边抓把沙子洒到冰上，或丢块石头到冰上，有时还趁我们歇息的空儿，拿块大石头去砸冰。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一个小姑娘往河中心赶，河中心的水还在“哗哗”流淌，雪白的冰碴泛着白光。小女孩退

着退着踩到了薄冰，一脚掉进水里。柱子大笑着跑开。水不深，小女孩把水里的脚拿出来，另一只脚又陷了进去，好不容易从水里出来了，裤腿鞋袜全湿了，冷得瑟瑟发抖，于是哭着回家。

知道柱子蔫坏，我和小弟都躲着他。也许是因为我和小弟是两人做伴，也许是因为我俩是老师的孩子，柱子并不曾拿我们怎么着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踩到了薄冰上，一只脚漏进了河里，鞋袜弄湿了。我忙着在岸边拧袜子、给鞋子控水，顺手把袜子晾在沙滩上。小弟一个人在冰上打滑，柱子拿着一个小鞭子在冰面上抽嘎嘎（陀螺）。我突然听到小弟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我来不及穿袜子，趿拉上鞋子过去一看，柱子的小鞭子把小弟的鼻子抽出了血。柱子见我过来，一边说着我不是故意的，一边拿起嘎嘎就跑了。我赶紧紧跟着小弟准备回家，却发现我晾在沙滩上的袜子不见了，那可是母亲新给我买的袜子。我们都猜是柱子给偷走了，于是，回家告诉了母亲。不知母亲是不是告诉了柱子的班主任，反正柱子被老师狠狠地训了一顿。可是后来，我听说我的那只袜子是被一个小姑娘捡了去，还拆掉织进了手套。

那以后，我们便很少去滑冰了，但还是经常去河边玩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故乡的小河，就像一串流动的音符，像一首隽永的小诗，像大地上的缕情丝，更像一股游子浓浓的乡愁……一直在我心底汨汨流淌。

